



XUAN
ZE

选择



NLIC2970819737

鲁小莫◎著

人生要拨开多少迷雾，
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？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XUAN
ZE

选择



鲁小莫◎著



NLIC2970819737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选择 / 鲁小莫著. — 呼伦贝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521-0042-6

I. ①选. II. ①鲁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5736 号

选择

鲁小莫 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)

直销热线 0470-8241422 邮编 021008

网 址 www.nmwhs.com

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5.75 字 数 150 千
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ISBN 978-7-5521-0042-6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夕阳下的校园很美。

小双坐在一条长椅上看书。是一本英文原版书，书名《蓝色恋情》。这本书曾经风靡一时，书中纯粹凄美的爱情曾让周围的人津津乐道而不疲。那一年，教室里，宿舍里，食堂里……大家好像都在谈论此书。小双去图书馆借过几次，都无功而返，渐渐地也就淡忘此事。直到前几天，她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有些发呆，几本并排着的《蓝色恋情》映入眼帘。书上蒙了淡淡的灰尘，书皮有些发旧，爱情承载在字里行间，寂然地静下来。一种说不清的情愫飘过小双的心。

那天小双抱着这本书走出图书馆的时候，脑子里拱出一个大大的问号：爱情也能过时吗？而后又自嘲地笑了。她想，我就是个过时的人！

有花瓣落在书页上。小双把手铺在书页，花瓣又落进手心。是樱花的花瓣。校园里种了不少樱树，正是樱花浪漫的时节。在这座省城里，有一座樱花公园，据说此时樱花如霞，美不胜收。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樱花公园。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也涌入樱花公园。小双没有去过。不仅仅因为樱花公园要收门票，而是小双觉得，校园里的这些樱花，已经美得足矣。风过，更多的樱花瓣落下，落在小双的头上，身上，小双便有了如仙如幻的感觉，忍不住地抬头，放眼，深呼吸。

此时的校园真静。今天周末，除了那些要考研的学生们，在教室里，在图书馆里，还在埋头苦读外，多数大学生跑校外去了。滑冰，游泳，登山，购物，逛公园……也有做家教或搞其他社会活动的。此时的校园显得真小，

小得根本盛不下那么多学生。不过说小也不客观，人一少，倒显得校园更加开阔了。

一对小情侣躲在一棵树下卿卿我我。男孩拥着女孩朝这边走来。他俯下头，对着女孩耳语。女孩一抬头，俩人的脸便凑在一起，接吻是自然而然的了。男孩不知怎地看见了小双，他对女孩说了句什么，女孩也往小双的方向看，俩人同时转身，离开，若无其事地。

小双的脸倒是红了。她的脑子里跳出一句话：毕业时，即分手时。

这句话程惜然说得最多。程惜然是小双的舍友，也是小双大学里最好的朋友。程惜然谈了三年恋爱，男友朴宜是同班同学。到了第四年，朴宜常常找不到程惜然了。朴宜有好几次跑到小双宿舍，瞪着一双兔子眼问小双：“程惜然呢？”那架式，好像小双把程惜然藏起来了。他沉痛的样子让小双很不忍心。小双只好编排：“好像，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了。”其实朴宜何尝不知呢？程惜然坐着宝马车出去了。

小双很是为朴宜不平。

那天程惜然在宿舍里总结大学生活。她说：“大学里最快乐的事就是背着书包去上课，最不快乐的事就是坐在教室里听课……”

她问程惜然：“那朴宜呢？朴宜是不是可以完全忽略？”

程惜然便盯着小双看半天，而后将自己扔在床上，幽幽地：“毕业时，即分手时。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可还不到毕业时间啊！再说，校园里终成眷属的例子也不少。”

“我和他分手，是早晚的事。他是家里的独子，他家里死活也要让他回家乡。毕业后跟着他回去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我去了，跟着他打拼，打拼十年，拼下一片江山，可那时候，我人老珠黄了。爱情也早变味了。那时候移情别恋的，恐怕不是我了。”

程惜然坐起来：“小双，一想到未来，不知怎么地，我就觉得特别恐慌，你是这样的吗？”

程惜然瞪着一双大毛眼看小双，等着小双回答。

小双看着程惜然的大毛眼，乌黑乌黑的眼瞳，深不见底。小双的心里忽然有些发毛，她想：朴宜，就是这样掉进大毛眼里了吧。那么那个大斗呢？

大斗是开宝马车的男人。

小双问程惜然：“你爱那个大斗？”

程惜然笑了，不回答。

小双有些不屑：“爱他的钱？”

程惜然想了想：“钱也是他的一部分，我干嘛要恨钱？你恨钱？”

小双有些茫然。

程惜然忽然地说：“你知道大斗是哪里的？他是威市的。”

威市。这两个字忽然让小双心里蓦然一动，一暖。小双的声音轻下来：“他怎么会是威市的？”

“他就是威市的。他们把公司的业务，发展到省城里来了。”

威市两个字让小双对大斗有了别样的感觉。大斗的电话再打到宿舍，小双接电话的语气不再是硬梆梆冷冰冰的了。小双再看到朴宜那副受伤的表情，威市两个字总是及时地跳出来，把她心里的愤慨，抹成一缕叹息了。

小双想：程惜然，也有道理吧。

真是想曹操曹操到。程惜然挥舞着手里的一封信，跳着跑来。她喊着：“小双——”

小双一下子伸长了脖子，紧盯着她手里的信。

程惜然跑近，把信扔给小双，一屁股坐在旁边，不无同情地说：“又是退信！”

小双默默地把信夹进书里。

程惜然问“你不是说，这个地址是以前的吗？”

“现在的那个地址，半年也不回一次信。”

程惜然忽然哈哈笑起来：“那你也不能往以前的地址寄信呀！傻呀你！”

“以前，这个地址，每信必回，而且很及时。”

“你不就是把钱还给人家吗？按我说，既然人家有能力资助你，也不在乎这点钱，你何必那么辛苦，又是家教，又是得奖学金的，非要哭着喊着还钱给人家。还钱无门，世上还有这种事！”

“不仅是还钱，还有心里话想说。我想，说不准，哪天她又搬回这个地址了。”

程惜然笑得弯下腰：“心里话？你可以跟我说呀！说说看，你心里有什么迷惘了？”

小双白了程惜然一眼：“管好你自己的事吧！今天又跟大斗出去了？”

程惜然凑过来：“小双，讲个笑话给你听。今天，在大斗的车上，我看了一张威市的晚报，有一则广告，是威市地区的一所希望小学，想招一名英文老师。把我和大斗笑得——。”

小双不解：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你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，柳林村，蛮好听的吧，我姥姥村也叫柳林村。还有，你说，那么个希望小学，有人去就不错了，还要招英语老师，要求不低呀！大斗对我说，你学英语的，干脆，去姥姥村就业得了。”

小双懵懂：“去姥姥村就业？”

“傻呀你！大斗的意思，是让我去柳林村助学。他开玩笑呢！”

小双喃喃着：“威市，助学，太好了！我去！”

小双转过身，欣喜地捧住程惜然的手。

程惜然傻眼了：“小双，开玩笑呢。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，机遇稍纵即逝，我们可得瞪大眼睛，抓紧一切时机呢！”

2

程惜然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她的一句玩笑话，对小双以后的人生轨迹，起到怎样的作用。

当小双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柳林村时，眼前的景象让她诧异不已。这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小村落。山，不算高，却险峻陡峭。山的后面还是山。之前，小双就是从那一层层峰峦叠障中走过来的。小双自知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女孩，可是现在，腰也酸腿也痛，脚在一双旅游鞋里肿胀肿胀的；海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海。跟大江大湖完全不同。海的波澜壮阔是大江大湖所无法比拟的。此时，海风拂过，带着一股微腥的湿润气息，小双忍不住地嗅嗅，再嗅嗅，是大海的味道。如果不是眼前那些低矮破落的村房，小双几乎要认定，这里可以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了。

最让小双意外的，是村里的学校。小双一眼就认出那是学校。学校的房子高，大，建在一片开阔地上，跟那些黑乎乎的村房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最显眼的，是学校里的五星红旗，正高高地迎风飘扬。小双想起以前，常有同学拿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，插在书架上，或是床头边。小双很是不以为然。红旗怎么能用来点缀呢！现在才恍然，原来，红旗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！

有人牵着一头驴子经过，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双，直到走远了，还不住地回头，仿佛小双是世外来客。小双被看得不自在，加快脚步，向学校走去。

校园里静悄悄的。有人在教室里上课，是男音，说很好听很标准的普通话，这又让小双感到意外。在她的印象里，贫困村庄里任教老师，通常年龄比较老，背有些驼，方言极重，脸上挂满苍桑和厚重，就像她小时候的任课老师一样。

小双犹豫着，是先进教室跟人打招呼呢，还是等一下，到下课时再说。这时候，好听的男音停下，教室里的门打开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老师走出来，径直拐到教室旁边的大水缸旁舀水喝。拿起水瓢时，他愣了一下，水瓢举在嘴边不动，他看见了院子里的小双。

几年后他对小双说，当时小双一身牛仔T恤，虽然风尘仆仆，脸上淌着汗水，却气质不凡，像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。他的心在那一刻扑通扑通地猛跳几下。

小双见那人紧盯着自己，忍不住想笑。小双想笑是因为这人的着装：一双旅游鞋，一条发白的牛仔褲，一件褪了颜色的T恤。与自己着装不同的是，他的T恤淡黄色，而自己的，是鹅黄色。小双想起大学校园里流行的一道风景：情侣装。

小双当然没笑出来，而是郑重地走过来，大大方方伸出手：“你好！我叫小双。”

男老师回过神来，忙放下水瓢，沾满粉笔末的手在裤子上蹭蹭，热情地握了一下小双的手，随即松开：“小双？我知道我知道，听村长说过，欢迎！我叫宋涛，是这里的任课老师。”

宋涛二十多岁，笑容可掬，小双的心情也随着阳光起来。

宋涛转向院墙根处的一位男人，对小双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老王。”

小双这时候才发现另一位男人，四十多岁，平头，胡子拉茬的，蹲在墙根处摆弄一丛蔷薇。蔷薇花正开得热烈奔放，红艳艳的一大片。那男人看着小双，目光炯炯。

小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自己进了院子半天，居然没有发现这个人！小双不知道是因为这人干活悄无声息呢，还是她进来后，他停止干活，就这样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？

小双正想跟老王打招呼，忽然听得宋涛叫了一声：“啊，老王，你的手！”

小双也注意到了，老王的手正淌着血，鲜血“啪啪”地滴在地上，许是被花刺刺着了。小双大惊失色。

老王好像从宋涛的叫声中惊醒，收回目光，低头看手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起身，大步流星地走到教室一侧的一间小屋。宋涛和小双紧步跟上。

“哧拉”一声，老王撕下一块布条，缠住手。

小双想起什么来，连忙放下双肩包翻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她对老王说：“这里有创可贴。”

可老王没理她。老王转过身，背对着小双，用另一只手捂住受伤的手，慢慢坐下来。

小双递创可贴的手擎在半空。

轮到宋涛不好意思了，他对小双歉意地笑笑，说：“他这人就这样，你别见怪。”

小双有些尴尬地点点头。

宋涛带着小双参观学校。

宋涛指指点点：“这是教室，那边是图书馆，这个屋子，是老王住的，那边还有两间，里间你住，外间住着两名住校的女孩，那间小屋做厨房用……”

小双边听边点头：“真不错。”

小双跟着宋涛转到教室后面，这里有一片空地，竖着篮球架。

宋涛：“这是我们的操场，打打篮球什么的。”

小双注意到篮球场边上的一棵大树，枝繁叶茂的。树上挂着一只木制鸟笼，有小鸟忙忙碌碌地飞进飞出。

小双忍不住感叹：“真好！”

小双的话让宋涛停顿了一下，他转过身，看了看小双，问：“你是说咱们学校好？”

小双点点头。宋涛一下子笑了，露出整齐的牙齿，牙齿闪着晶莹的贝光，他欢快地说：“我们去见见学生。”

学生们早就在教室里伸头伸脑，像一只只叽叽喳喳的小鸟，好奇地向外张望。

小双随宋涛走进教室。

宋涛对着学生：“这是新来的老师，教你们英语。”

教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几十双眼睛看着小双，眼睛里充满好奇和惊喜。

小双这时候才看出村子的穷来。

这些学生们，穿着大小不一的衣服，衣服破，旧。现在天气这么暖了，有些学生居然还穿着一件棉袄，袖口处不是打了补丁，就是露出棉絮来。

小双倒吸一口气。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穿过这样的衣服。她的鼻子酸酸的。不知怎的，程惜然一下子跳进她的脑子里。

程惜然见到眼前的情景，一定会说：“小双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又转回去了。”

程惜然还会说：“小双，机遇千金难求，你一定不要在那个学校呆太久了。”

正想着，小双听见宋涛说：“怎么不说话？你们还不问老师好？”

学生们齐声喊：“老师好！”

小双笑了，对学生点点头：“你们好！”

宋涛对着学生们：“放学了，记得要完成作业。”

宋涛的话就是最高指令。一群早已收拾好书包的学生，作鸟兽散状，一下子冲出教室。还有几个女生，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，一边收拾，一边拿眼偷偷地打量小双，神情里满是羞涩。

宋涛对小双说：“赶了一天路，早累了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该回去了。”

小双点点头：“你住哪儿？”

宋涛：“我就是这个村的，我回家住。”

小双有些意外，不过她什么也没说，目送宋涛转身离开。

刚走出教室，宋涛就和一名男孩撞了个满怀。男孩手捧一束野花，正要冲进教室。见了宋涛，没说话，只呲着牙笑，把花递过来，又探头探脑地看教室里的小双。

宋涛会意地接过花，折回来，递给小双，说：“学生采的，不好意思亲自给你。”

小双笑着接过来。这花她见过，来时的路上，路边开满了这种小花，

红的,蓝的,摇摇曳曳,像星星的眼睛。一股淡淡的花香扑过来,她心里一暖,想对男孩表示感谢,男孩却早已跑得不见踪影。

小双真诚地对宋涛说:“谢谢!”

宋涛摆摆手:“别谢我!”又想了想,说:“这里条件不好,委屈你了。”

小双笑着摇摇头。

夜晚，外屋的两个女孩睡着了，小双坐在灯下写信。

她写：丽珍姐，今天是我到希望小学的第一天，学校的条件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丽珍姐，上次我给你的信，你收到了吗……

小双写不下去了，托着腮，陷入沉思。

写信，盼回信，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了。在大学里，同学们都说她话少，安静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她写起信来，洋洋洒洒，一写就是十几页。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很少收到回信了。开始时她觉得对方忙，尽量压缩自己信里的内容，可她收到的回信，从手写字，到打印字；从几页，到一两页；从每信必回，到半年也收不到一封回信。直到几个月前她收到的那封信，只有几个字：来信收到，一切都好，勿念。钱不必邮来，买点衣服，不要太委屈自己。保重。

是A4纸，宋体字。廖廖数语，小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看得心里酸酸的，流下眼泪来。

如今，小双放下笔，伏在桌上，喃喃自语：丽珍姐，我来这里，你会赞成吗？

想着想着，睡意袭来，小双闭上眼睛，伏在桌上。

小双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爬上床的。一觉醒来，只觉得一夜无梦。睁开眼，晨曦已打在窗帘上。

小双听见院子里有响声，便坐起来，轻轻拨开窗帘的一角，向外望去。

院子里，老王正挑着两桶水，急匆匆走着，到大缸前，放下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水倒进大缸里。

小双急忙起床，找出脸盆牙具，去院子里洗漱。

揭开盖子，小双看到一大缸清冽冽的水，她回过头，想跟老王打个招呼，或者表示一下感谢，可老王已拎起另一只小桶，去墙边浇花了。

小双洗漱完，老王的花也浇完了，他站在墙边，静静地看花。

小双想了想，走过去，和老王一起欣赏那些花草。

花草并不名贵，是一些蔷薇花，金钟花，月季花，鸡冠花……每一株花草都长得生机勃勃，绽放得笑意盎然。

小双的脑子里快速旋转着，她想挑起话头。

想了半天，她说：“这花真漂亮。”

老王没吭声。

她说：“这里空气真好。”

老王还是没吭声。

小双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悻悻地，转过身，想回屋里。

她听见老王问：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

小双转过身，急忙回答：“好！睡得好！”

小双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老王也不吭声了。小双只好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
快走到屋里的时候，她听见老王说：“你会喜欢这里的。”

小双没吭声。她想：他在自言自语吧。

小双给孩子们上第一堂课。

教室很大，明窗净几的，五十多名学生坐在教室里，一点都不显得拥挤。这五十多名学生，一共分为三个年级，分别坐在不同的排位上。此时，他们的小腰杆坐得直直的，瞪着一双双清澈的眼睛，紧紧盯着小双。

小双忽然有些感慨。自己小时候，虽然和这些孩子一样，非常贫穷，却并没有这些孩子所拥有的求学条件。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她想：真应该感谢捐助了这所希望小学的那位有钱人。

小双舒出一口气，转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：小双。

孩子们轻轻念出声来。

小双歪歪脑袋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名字，以后，你们可以叫我小双老师。”

有孩子举起手，小双点点头，那孩子站起来。

孩子问：“您是姓小吗？”

教室里哄然大笑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

小双想了想，在黑板上添上一个字：王。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念：“王小双。”

有人说：“跟老王一个姓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不对，他不姓王，姓石，叫石头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不对，他不姓石，石头是他的外号，是说他脾气很怪。”

……

小双敲敲桌子，疑惑地问：“你们在说谁？”

学生指指窗外：“老王。”

老王正在院子里，埋头修理一只长凳。

小双问：“你们就这样称呼他？”

有个学生站起来，豁着牙笑：“我奶奶也这样叫他，我爸爸也这样叫他，全村人都这样叫他。”

小双拍拍手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说他。我们上课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会唱英文歌吗？”

学生摇头：“不会——”

小双：“字母歌呢？”

“不会——”

有学生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们不会唱歌，宋老师不教我们唱歌，宋老师说他五音不全。”

又一位学生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会唱歌，我奶奶教的。”然后哭丧着脸，唱：“小白菜，地里黄，两岁，没了娘……”

小双忙制止：“别唱了！”

班长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们不会唱歌，我们背书欢迎您吧！”

小双没明白：“背书？”

班长点点头，转向全班同学：“我们的学校，预备起！”

朗朗的背书声响起：“我们的学校在小山脚步下，这里盛开着朵朵鲜花，四周的树苗茁壮挺拔，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……”

童音整齐清脆，就像一群群骄傲的白鸽，冲出教室，在贫困的村子上空，飞翔缭绕。

院子里的老王停下手里的活，凝神听着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。

小双看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，不知怎的，眼睛慢慢湿润了。

小双第一天一共上了四节课：两节英语课，一节音乐课，还有一节读书课。她上课的时候，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聚精会神地听她讲每一句话。他们专注的神情让她很感动，她讲课的劲头更足了。一天下来，居然有些疲累。她想，或许是因为自己刚来，跟学生们不太熟悉，学生才如此乖巧听话吧，说不准以后时间久了，他们顽皮的本性流露出来，自己也就不会这样卖力了吧。

卖力？小双想了想，笑：程惜然才会这样嘲笑自己。

小双和程惜然是同一天走出大学校门的。小双来希望小学。程惜然去大斗的公司实习，实习期间月工资 3000 元，据说，正式工作之后，收入可以翻几倍。程惜然力邀小双同去，还说是大斗的意思，小双拒绝了。程惜然便撇撇嘴，对小双说：“你别太感动人啊！”又说：“小双，记着，咱们是花儿，正在最好地花期里，每一天都要最美地绽放。”

上完课的小双坐在教室里，想：“今天，我算不算最美地绽放？”

正想着，一个女孩跑进来，手里拿着一瓶墨水，一支钢笔，一支圆珠笔。

女孩：“老师，您的办公用品。”

小双接过来，看看外面，问：“老王给的？”

女孩点点头，脆生生地答：“老王是咱学校的勤杂工，啥事都管。”

小双很快发现，勤杂工老王，干活相当利落快捷。

老王在院子里剁木柴，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木柴很快变得长短一致，粗细均匀。宋涛帮忙搬到厨房，堆在厨房的一角。老王进屋看了，摇摇头，将木柴推倒，重新码成整整齐齐的一堆，既美观，又紧凑不占地方。宋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自嘲：“我帮倒忙呵！”

小双也笑了，想：同是农村人，做起农活来，宋涛远远不及老王呢！

老王在学校后面开垦了一片空地，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。傍晚时分，老王挑水浇菜，小双在菜地里拔草。老王挑了一趟又一趟，额头上淌着豆大的汗珠。小双站在地头，要帮忙倒水，老王不肯。他说：“你呆在那儿，别动！”又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你浇菜，菜不愿意长。”

小双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王头也不抬：“菜不喜欢漂亮女孩。”

小双愣了一下。老王又补充：“花儿才喜欢漂亮女孩。”

小双开心地笑起来。头一回听老王开玩笑，她都有点不太习惯。她大胆地端详老王，他浓眉，大眼，肤色黑黑的，看起来蛮和善。

菜浇完了，老王从地里拔出几棵水萝卜，一把扭下萝卜叶，将萝卜捅进在水桶里，洗去泥土，交给小双，惜字如金地说：“蘸大酱吃。”小双欢欢喜喜地接过来。

老王和小双从菜地里回来，两个女孩已把饭菜热好，端在桌子上。几个窝窝头，一盘小咸鱼。小双把几个水萝卜放在桌上，从一只坛子里舀出半碗面酱，几个人围着桌子吃起饭来。